

在高坪,在稻花香里

蓝雪霞(莲都)

去高坪的那天,丽水城里还很热。高坪,依然有太阳,但有风在空中流动,暑热褪去,微薄的凉意拂过脸庞,轻轻起伏着的头发在脸上,在耳畔,在颈边缠绕着也不让人觉着烦躁。

一行人就这样背着行李,走在高坪乡的小道上,穿过二十四节气长廊,看大棚里蔬菜蓬勃,看路边狗尾草招摇。莫名想起,是不是那些年知青下放也是这样?一行人从城市到农村,带着行李,去田间劳作,去亲近土地。

越是靠近住宿的民房,越是多地看到稻田,一片连着一片,黄绿深浅各不相同。远远地看这些稻田,只觉得像油画布上打好了色块做底,走近了才知道这油画已经勾勒得相当细致。稻穗沉沉,锋芒毕露,在风里轻轻地擦碰着稻秆、稻叶,若是我能听懂它们的语言,此时听到的必然会是一曲丰收之歌。

乘车的困顿,之前的懊恼都消散,我开始变得兴奋起来,脑子也很活络,一幕一幕闪过。在稻田与稻田间行走,想起多年前,舅舅带我去章巷外婆家,自行车就是穿行在这样的田埂上。快到外婆家时,起风了,要下雨了。舅舅的自行车疾驰着,碾了一只从田埂上窜过的青蛙,我下车将那青蛙捡了来,到了外婆家,一群母鸡涌来,我吓得甩手把那青蛙丢开,那青蛙瞬间便被扯散,进了母鸡的肚子。

稻田间的风吹着我,吹着恍惚的往事。

很久没有这样的闲暇,可以漫无边际地遐想,想起过去,想起从前。没有什么大事,没有什么主题,也没有关键词,就这样任思绪像稻田一样起起伏伏,不在乎停在哪里。有风,就动;无风,也动。

晚饭是一桌子的农家菜,很好吃,很地道。厨师不一定出大力,但是菜本身是卖力了才有这样的滋味。我默默地吃着,想着,即使厨师很卖力,也不一定有这样的味道。此刻,我在高坪的稻田旁,这些菜也一样长在高坪的稻田旁。

饭后,同行的人们拉开凳子,散落在农家小院里,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听说丽水电影家协会送电影到此处的大礼堂里播放,就拉上陶老师去凑热闹。热情的协会小伙子打着手电筒领着我们去塘下礼堂,里面正在播放《红海行动》。我们端了两张塑料板凳坐到第一排,和那些赶热闹的小娃一样,抬着头、翘着脚,投入这片光影世界里。礼堂里的灯无精打采地睁着眼睛,角落里还有几盏索性不亮了;台下的孩子们也和灯一样困,有的索性靠在大人的怀里打起盹儿来了。

陶老师习惯饭后走路,坐不了几分钟便出去溜达了。我吸着鼻子四处闻闻,感觉屋子里满是猫的气味——我小时,家里养着猫,要是哪天给猫拉小便的煤球渣

没有及时倒掉,屋子里也就是这个气味。

决定不再坐下去,把凳子叠回原处,离开会堂,出门走走。

在门口,遇上电影家协会的一拨人在散步,又兜上折回的陶老师,大家伙就这样凑成堆绕着高坪的稻田走着。

夜色沉沉,路灯清瘦高冷,依稀的光划开稻田与稻田的边界,田埂之间是纵横的水泥路。

那夜的高坪,天空中没有月亮,星星也很少。

高高的电线杆立在稻田旁,广播里传出的声音被晚风吹得很远,很飘渺……走在稻田里,大家都没有说话,却老感觉有人在说话——乡村新风貌、农家好消息、新闻早知道、近日天气预报。

夜行中,轻轻的风吹着稻田,带来一种清清甜甜的味道,肺腑之间舒坦极了。甜滋滋的空气让呼吸变得轻柔,如蝴蝶扇动翅膀,只在微微翕动之间。

待我们回到住宿的农家,厨房里又起炊烟,大锅蒸上玉米,煮起卤水鸡爪豆腐干,说是准备宵夜了。围坐在屋前,摆开两桌,啃着玉米聊着天。坐到后来,我的长袖外套还是抵挡不住夜风的凉,赶紧躲回屋里睡觉,剩下一个院子的热闹。

第二天早上,很早醒来。怕吵到屋子里的小吴姑娘,我把洗脸刷牙的声音调到最小,然后穿着睡衣披着外套踢着拖鞋散着头发坐到四楼阳台上喝水。目之所及,是大片大片的稻田,一直延伸到远处青山脚下。我时而看看天空,时而看看山间翠竹,机耕路上忽然开来一辆拖拉机,把我的视线拉出去好远好远,直到那拖拉机再也看不见。

就这样,我静静地坐在高坪的稻田旁,一身睡衣一双拖鞋一头散发一脸清闲。

忽然想起班里有个叫揭晓的丫头曾很认真地对我说过,蓝老师,我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到你 not 化妆的样子。我当时不禁失笑——我每天来上班上课,都仔细擦脸描眉画目抹口红,还真没有不化妆的时候。那丫头不知道,她老师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素颜出来见人了。她的老师的好气色大部分时候是气垫 BB 给的,腮红刷的,口红擦的……老天啊!嗯,若是现在,揭晓那丫头也在高坪,她就会看到我不化妆的样子了——虽然脸色不是很好,但至少勇气素颜以对。

正胡思乱想,隔壁房间的陈老师外出散步回来,她今日穿了条浅蓝的雪纺上衣,配着白色阔腿裤,很飘逸。我们屋子里的小吴姑娘也出来了,旁边的房间也陆续有人出来,整幢楼都开始变得热闹起来,楼下厨房传来开饭的喊声……我结束冥想,结束素颜,回屋“披灰”,想起揭晓的话,一边对着镜子打腮红一边嘲笑自己。

在高坪,在一个离白云如此近的地方,在一片氤氲稻花香里,我做了一个飘渺的梦。



莫名失落

任迎春(莲都)

失落,指因为对自己和他人的期待值太高了,但没有达到所期望的程度,产生的一种沮丧、灰心的心情。前阵子,我就失落了。是因为他人。

在参加一个活动时,碰到一位教养生保健课程的黄老师。黄老师很健谈,一路上,总是给我们大家述说着种种保健方法,并且热情解答我们提出来的各种疑问。不知是谁提起灰指甲,瞬间击中了我敏感的神经。

灰指甲,于我而言,就是一个难言之隐。不知是在哪年哪月哪种原因,脚上一个大拇指得了灰指甲,为了治好这病,我用尽了各种方法,最早使用的是一种全国家喻户晓的电视广告药,后来改成口服药,还到一个专门治疗灰指甲的店里去,耗费了我三个多月的午休时间,花费了三千多元钱,但最后这灰指甲都是“外甥打灯笼——照旧(照舅)”。

黄老师是自学成医的,年轻时经常生病,其中八次得到了医院的病危通知书。但他天资聪颖、性格倔强,面对脆弱的身体,就自学中医,并拿到学位证书。俗话说,久病成医,黄老师结合自身经历,慢慢地,就成了一个深谙中医保健的人。

“我老婆是用两种药水治好了灰指甲:一种是医院医生开的,另一种是我个人配制的,”黄老师说,“我认识那个医生,下周我约她,到时就带你一起去看!”

经黄老师介绍,我才知道那个医生是某医院皮肤科的主治医生,原来,多年前我因为脸上长痘,特意到那家医院那个科室去治疗过皮肤。当年的她皮肤白皙,身材高挑,长得眉青目秀,态度也挺好,给了我一个女神般的印象。

“下午3时,我在医院门口等你……”黄老师是个热心人,第二个星期,他联系好那个医生后,就告诉了我。

因为医院不止一个门口,我没碰到黄老师,就根据医生的名字找到其办公室,经过确认,她就是我以前心中的那个女神啊!把医生名字和人一对上,我才知道,这可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医生啊,好几次听到身边人夸奖其医术。可惜岁月无情,曾经丰姿卓越的女人,已然成为一个头发稀少,脸上皮肤松弛和满脸斑点的中年女人了,最让人惋惜的是,她那双曾经又大又亮的双眼皮眼睛,因为脸部肌肉的瘦弱,如一对金鱼般凸显着,长得好突兀哦……正当我在心里为眼前的女神容貌变化感到悲伤时,轮到我看病了。

“医生,我今天是慕名而来找您看病的……”面对女神,我虔诚地向她表白着。不知是因为繁忙,还是劳累,抑或是我这种表白词听多了。女神面无表情,只是用她那双金鱼似的大眼睛,静静地看着我,让人感觉冷峻而严肃。

“你这灰指甲,要不要先检测?”医生冷冷地问我。

“我不懂啊,就要先做检测吗?”我问。

“这要不要检测是由你病人自己定的。”医生仍然冷冷地说。

“医生,我不懂,我是黄老师介绍来的……”我只得搬出黄老师来了。

“这检测,就是查清楚你这灰指甲是由什么细菌感染引起的……”女医生介绍说。

“医生,不要检测,直接把药开给她就是啦!”黄老师急急地走进办公室。

“这要不要检测,是由病人自己决定的,故我先问她本人……”医生对黄老师说。

“那这检测要多长时间?结果不同,用的药也不同吗?”我急忙问。

“这种检测要一个月时间,才能知道结果,因为这种检测细菌是要培养的。不过,用的药都是一样的。”医生冷冷地说。

“用的药都一样,那我不测了。”我回答。

“不要测,不要测……”黄老师笑着跟医生说。

“你千万不要测,这检测要从指甲里抽血,好痛苦,费用高,耗时长,主要是用的药都是一样的。”黄老师走到医院门口时跟我说。

“这就是人人称道的医生啊?!”听着黄老师的解释,回想着那个医生的言语神情,我莫名失落……